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楊乃武與小白菜  
第九回 金玉緣口開雙和合 藥石意語惜一嬌娃

話說葛小大同了三姑，到舅舅喻敬天家中，一則拜年，二則因了喻氏要同小大生姑圓房，同敬氏商議，小大、三姑到敬天家中，見喻氏已到，當下小大、三姑二人，向敬天拜過了年，坐在一旁。喻氏便把要替小大生姑圓房的言語，向敬天說了一遍。敬天聽得生姑會做活計。將來小大家中，可以仗著生姑貼補，又聽得喻氏說了圓房的費用，喻氏自己有二十餘元的私蓄，請自己也補助幾元，不足時可以設法向楊家借貸一些，敬天知道有了幾十元，同小大圓房，雖不十分富麗堂皇，也不算得十分寒酸的了，心中很是歡喜，便笑道：「姊姊這般說來，果然無須慮得。既是如此，生姑年紀已不小，不要再停幾時發生了什麼變故，我們事不宜遲，一個黃道吉日圓房就是。」喻氏笑道：「正是，這事都得費心兄弟的了。選定了吉期之後，我們也可以慢慢的準備起來。」敬天滿口應諾道：「午飯之後，即去找陰陽先生。」三姑自到了敬天家中，只抓著桌上的果子亂嚼，呆呆地聽得喻氏同敬天談話。聽得敬天午後去找陰陽先生，揀選吉期，不久小大便是成親，倒比了小大還歡喜，不住的嚷道：「好了，有喜酒吃了！」又向著敬天道：「舅舅，叫這個陰陽先生，揀得早些，我可以看阿哥同小白菜拜堂了。」喻氏瞧三姑這般的傻頭傻腦，胡言亂語，不禁嘆了一口道：「三姑，以後我瞧她定得終生在家中的了，這般的傻樣有誰來覓她這樣的寶貨去呢？怎地生姑生得這般的聰明伶俐，嬌艷標緻，三姑卻既傻又醜，無怪都要叫生姑做小白菜，三姑叫塌枯菜哩。」三姑聽了，把嘴撇得高起，瞧著小大道：「不要緊，不要緊，我也嫁阿哥好哩！」喻氏、敬天見三姑傻到這般地步，忍不住笑將起來，喻氏忙叱三姑道：「不要亂說。」三姑見喻氏發怒，方不敢再說。不一刻，午餐已備，敬天便請喻氏吃飯，喻氏也不客氣，同了小大、三姑在客堂內坐下。一瞧桌上，排得滿滿的一桌菜肴，十分丰盛，喻氏笑道：「今天倒破費了兄弟，怎地辦了這許多的菜肴？我又不是客氣的人。小大、三姑更不必說，是外甥男女，越用不著這般的盛饌，叫你姊姊心中怎生過得去呢？」敬天笑道：「姊姊也不必謙遜了。我同姊姊，是一母同胞，今天到來，吃一些也是應該的。何況姊姊今年到來還是第一次，又有小大、三姑，這一些些東西，算得什麼，快趁熱吃吧。」說著，即請喻氏上坐，小大、三姑打橫，自己同妻子在下面相陪。又取了一瓶玫瑰露酒，在喻氏杯中斟了一杯道：「姊姊，你嘗嘗這酒，還是去年我自己把花瓣自浸的。」喻氏即飲了一口，覺得又是清醇，便滿口道好。敬天知道小大也歡喜飲酒，便也斟一杯給小大道：「今天不是舅舅不許你多飲，只因飯後還得出去幹正經事兒，只許你飲三杯，多飲了醉後不好。」小大即答應一聲，各人隨意飲啖，飯罷之後，喻氏坐在敬天房中喝茶，敬天即向喻氏道：「姊姊，我們先去一趟，選定日期，可以定心。姊姊在這裡相候，待我同小大回來之後，再回家如何？」喻氏點頭道：「好，你們可得早一些回來，不然，我是候不及的。」敬天一壁答應，一壁同了小大，出門而去。

喻氏便在敬天家中等候。敬天同小大二人，一逕向著陰陽先生家中走去。這位陰陽先生，在倉前鎮上，專替人家算命起課，卜葬選吉期，配合八字，合親等事情，名號喚做費鐵口，倒也有些小名望的，敬天同小大即去找費鐵口，選吉期合親。走了一回，早到了費鐵口門前，一瞧費鐵口，正同人家起卦，敬天、小大二人，即走到裡面，在一旁坐下，直待費鐵口起完了卦，方向費鐵口說明要選吉期合親，請他選一吉期。費鐵口把小大、生姑的八字排了一回，即揀定了六月十八，是黃道吉日，同小大、生姑二人的八字之中，很是相合。在這天合親，穩可夫唱婦隨，家庭融洽。敬天聽了，很是歡喜，謝了費鐵口一千制錢，方同了小大回來。喻氏見敬天、小大回到家中，忙問選的什麼日期？敬天把那費鐵口的言語，已擇定了六月十八的一天，作為圓房的吉期。喻氏聽得，很是歡喜，向敬天笑道：「這般也好，離今天還有半年光景，可以慢慢地準備起來。便是錢的方面，我也可以多積一些，兄弟你也可慢慢籌措，對於圓房所需用的東西，拜天地時，小大、生姑所穿的衣服，既是夏天，倒可省些。我也得回去了，再遲了怕這三個壞蛋又得在老頭子面前搬是非哩。過了天，我再到小大家中，向生姑說明，圓房之時，生姑現有許多應用之物，也要叫生姑預備一下。而且向楊家去說話，還是叫生姑去，比了別人好些。楊家的大奶奶，二少爺，都很瞧得起生姑，諒來沒什麼不肯的。兄弟你瞧對嗎？」敬天點頭道：「好，正這般吧，姊姊先回去好咧，好得離吉期還有半年，不妨慢慢的籌措起來，不必急急于一時呢。」喻氏一面吩咐小大，好生在店中做事，一面向敬天夫婦作辭，自回沈家，小大、三姑又游玩了一回，方回到家中。只因敬天吩咐小大暫時不必向生姑談起，所以小大并不向生姑說知已選定了六月十八日的吉期。只是三姑呆頭呆腦，那裡知道什麼，便向生姑說了。生姑聽得，因早被乃武勸解了一番，知道不能悔婚，不如同小大圓房之後，可以同乃武常在一處，倒也若無其事，依舊操作并不因了將要同小大加圓房，心中現出不高興的神色。

過了幾天，新年已過，小大仍到豆腐店中去做事，有時回來住宿。有時便宿在店中。一個月中，宿在家中的時候，不過七八天光景，而且每天住在家中的時候，絕早即須到店中去。因此小大在家中的時候，真是極少。生姑同乃武越發的可以從容幽會。好得三姑睡到床上，酣睡不醒，非到明天朝上，不會醒轉。生姑俟三姑睡熟之後，偷偷的到小大房中，約著乃武幽會，便把喻氏已同小大擇定了六月十八作為圓房吉期，向乃武說了，又把圓房之時，缺少費用，要向乃武借些開支的話，也一一的向乃武說明。乃武聽得，心中也是歡喜，向生姑笑道：「如此也好，大凡一個女子，總得嫁一個丈夫。你我的事情，終久不能出亮，同小大圓房之後，你表面上便有了丈夫，住在這裡，便不妨礙了，暗中卻可以時常相會，小大又須到店，在家中的日子，不一定多，豈不是你仍舊可以如現在一般，致於圓房時的資用不夠，向我借些，我自然可以答應，也說不到什麼借不借的言語，便算是我送的一份禮，也是應該，但是我無端送上這般一份重禮，外面又得了閑話。依我想來，不如我暗暗給你一些，你藏好了，將來喻氏托你來向我借來，你可以取出，說是平日做的活計儲蓄著的，一則可以免了外間閑話，二則又見得你的賢惠，生姑你瞧如何？」

生姑聽得乃武這般的體恤自己，越發的感激乃武，曲盡綢繆自不必說。過了幾天，果然乃武悄悄的交給生姑三十塊洋錢，命生姑藏好。生姑心中越發的感激乃武，不禁又想到將來同小大圓房之後，少不得要同小大同床合枕，難保不冷落了乃武。想到這裡，心內又覺得不歡喜起來，向乃武道：「二少爺，承你這般的垂愛，真是感激之至。今生今世，不能再報你的大恩大德，只得待之後生的了。」乃武笑道：「你是個聰明人，怎地還提起這些話來。倒叫我心中不安咧。好得以後，你我相交的日子尚多，說什麼報恩不報恩呢？」生姑道：「話雖這般的說，只是我心中，總覺得對不住二少爺的。不是說句不怕羞恥的話，將來同小大圓房之後，終久不能如現在一般的快活，可以隨時相會。小大這人，生得又這般的不堪，叫我如何忍耐得住呢。」說著不禁又垂下淚來。乃武一見，忙安慰道：「你不必這般的想，你我既住在一個家裡，小大又得到店，自然相敘的日子很多，我不是多譬解給你聽了嗎，同小大圓房之後，反來得便利，在我們的事情上，非惟無害，反有利咧。」生姑道：「話雖不錯，只是小大這人，如此的骯髒醜怪，教人見了，便作嘔心，如何可以同床共枕呢？我對這一件事上，心中不知怎的，總不愿意。」乃武聽得生姑這般說話，暗想小大的人，生得固是醜八怪般，可是生姑決不能因他醜陋，鬧出什麼岔子，在自己既是不好，在生姑也未必有益，反兩敗俱傷。如今生姑既有了這般言語，不要悔婚的心腸方才丟掉，又生出別一文章出來，倒是勸她一番，使生姑知道的事情，乃是越禮之事。一個妻子做了這般事情，已很對丈夫不住，不能因了同丈夫意見不合，又嫌丈夫相貌醜陋，再生出作賤丈夫的事情。非得敬愛丈夫，方能以功抵過。想生姑是個聰明剔透的人，自能明白其中利弊。

當下打定主意，忙向生姑道：「生姑，你這個心思，可不能有的。你得知道大凡夫婦之間須相敬如賓，方算得一個賢德女子。對於丈夫，非得敬愛不可。做妻子的人，有了外遇，已是很不應該，何況還要嫌丈夫怎樣醜陋，怎樣骯髒，那還能稱一個賢德女子嗎？我們的事情，既不能給外人知道，不論什麼事情，便不能使旁人猜疑，你倘是不愿同小大同房，外間自然又得猜疑起來，你的名譽可不是仍如要悔婚一般的一落千丈。何況小大待你也很不錯，你只想到自己已做了對於丈夫越禮之事，不能不敬愛丈夫，將功贖罪，有了這個心思，便不會嫌丈夫醜陋了。你是個聰明人。當能知道我的言語，是否至情至理，生姑，你細細的思忖一回，錯

也不錯？」生姑一言不發。聽乃武一番相勸，暗想的思付了一回，不由得恍然大悟，頓時把厭惡小大的心腸，一變而成為敬愛，這也是生姑明達事理，知道女子應三從四德，一女不事二夫，自己既由母親主持，配給小大，小大便是自己的正當丈夫。自己對於小大，應該相親相愛，聽以聽了乃武的言語，句句入耳。在乃武心中，也因了自己已沾污了生姑身軀，不應再使生姑與小大齟齬不和，于自己的陰鷺名譽，都有妨礙，因此諄諄相勸。虧得乃武有這般善念，以後方得超雪冤獄，倘是生了邪念，那裡有這般的善報。此是後話。

且說生姑自聽了乃武一番相勸，把厭惡小大的心思，都丟在九霄雲內，對待小大，竟以妻子身份，體恤小大，不如以前一般見了小大，即生厭惡之心的了。便是對於三姑，也很和穆。小大是個渾渾糊糊的人。只知道生姑對自己十分要好，喻氏見了生姑這般形式，也以為生姑知道了要同小大圓房，定了名份，才敬愛丈夫，那裡知道其中有乃武相勸的一番言語，方有這般效果。過了兩月，喻氏已同小大預備一切圓房應用的東西，暗暗算了一算，自己到六月中，大約可以私蓄三十元光景，敬天卻有十餘塊相助。連著小大所賺的錢，可以積蓄下來的，共有五十餘元，倘再有三十塊錢，便可以諸事齊備，很舒服的了。這三十塊錢，早有心要向楊家相借，托生姑自己向葉氏乃武去說。這天到了小大家中，即向生姑笑道：「生姑，有一件事情，必須你替我去辦理，論理呢，這件事情，不好請你自己去說的。只是如今也是沒法的事，倘不是你自己去說，怕不成功，所以只得我自己來托你了。」生姑聽得，早料到是要向楊家借錢，作為圓房之用，便假作不知道：「媽媽，什麼事情要我做的呢？只要我辦得來的，如今既是一家人了，有什麼不可以呢？媽媽說吧。」喻氏聽得，心下很是歡喜，忙笑著道：「也沒什麼大事，只為了你們圓房的事，我同你舅舅雖有了一些，還覺得少一些，倘是錢少了，辦事既困難，應用的東西也得缺乏，而且面子也不好看。因此我想由你向楊家二少爺去借這麼二三十塊錢，將來由我加利歸償。楊家二少爺、大奶奶都瞧得起你，諒來你去說來，一則你的面上，二則是成就了你們一件好事，十九可以應允，如今你可能代著你媽，向楊家二少爺去說一說呢。」生姑聽得果然是借錢的事，便笑道：「我道是什麼事情，原來是這事。媽媽，不是我說一句不識臊的話，如這般的一生大事，向人家去借錢，怕不被人恥笑。媽既少錢，也不要緊，我平時做著活計，積下一些，何不并上用呢，也可免了向人家借，受人家譏笑呢！」喻氏聽得生姑有些私蓄，愿意取出，心中雖很歡喜，只怕只有幾塊錢，仍不夠用，便笑著道：「你的話雖是不錯，只怕仍不夠吧？你有多少錢的私蓄呀？」欲知生姑取出多少錢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